



红色 中华 散记

● 埃德加·斯诺 著

红色中华散记

匡五明题



(1936—1945)

【美】埃德加·斯诺 著
奚博铨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红色中华散记

(1936—1945)

〔美〕埃德加·斯诺著

奚博铨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华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250,000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8051—11590 册

ISBN 7—214—00763—0

I·68

定价：6.5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Edgar Snow

Published

by the East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州坎伯里奇市
哈佛大學出版社 1974 年版譯出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做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做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

FPPE / 13

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十、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存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

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也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挥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 华

1990年9月

论《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

——代前言

张 注 洪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年——1936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英雄的革命业绩。它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为国统区人民传递了关于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为外国记者开拓了采访红色中国报道中国革命的途径；为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树立了友好交往的丰碑。《西行漫记》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新闻学、史学等），也不论在问世的当时还是在出版以后，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向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长达十五年的革命历程，其中包括工农红军经历

的反对五次“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但在此时，反映这段历史的全面真实详细情况的书，几乎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自然难以进行这种撰述；而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也无从着笔。特别在国外，各国人民山隔水阻对中国无从详知，即使有个别作品，单凭道听途说，也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甚了了。《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人民打开了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窗口。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苏区严密封锁，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前去采访，不但要具有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忱，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准备经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1936年7月初，斯诺终于战胜种种风险，由北平经西安，抵达安塞县白家坪。9、10两日在红军前沿司令部同周恩来谈话两天。后即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6日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向他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7月底，斯诺去甘肃、宁夏，访问红军前线。9月20日回保安，23日，毛泽东对他作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10月初毛泽东向斯诺又谈了自己的成长及长征的过程。12日，斯诺离开保安，19日经西安，月底回到北平。

斯诺回北平后，当即先在美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继在燕京大学举行报告会，及时传播从红区带回的信息。他一边写书，一边又将已写部分随时以电讯发往外国。斯诺根据朋友们的建议，原拟将书名定为《中国的红星》，后只是因为当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在给斯诺回信谈及她如何欣赏此书稿时，将书名误写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为一疏忽，但斯诺对此书名极表赞成，书名就此定了下来。

要考察世界人民从《西行漫记》这个“窗口”中看到些什

么，不能不追溯该书的各种印本，包括有关单篇报道文章的问世经过。

《西行漫记》开始是以单篇报道文章与读者见面的。单篇报道发表最早的当推美国《亚洲》(Asia)杂志1937年发表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2月号)、《毛泽东自传》(7—10月号)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10—11月号)，并附有朱德、徐特立与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延安合影；同年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8月号)；《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亦刊载了《中共为何要长征》、《中共的工业》(分别载8、9月号)等文。《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刊载报道较晚，直至11月始发表《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11月6日)，文前插有毛泽东照片，文中尚有诸如《东方化的马克思》、《为什么红军得以幸存下来?》、《红色经济》等小标题，这实际上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最初刊布。接着亨利·卢斯把斯诺的附有图片的两篇苏区报道发表于创刊不久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上^①。一时向斯诺高价索取报道图片的报刊，即有多家。除《生活》以一千美元索购苏区图片七十五张外，《亚洲》杂志也买去两张^②。此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在头版上连载了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社论。该报当即提升斯诺为该报

① 这两篇报道的题目是《首批游动无定的中共党人的照片》(载《生活》1937年1月25日)，《占据中国西北的中共军队》(载《生活》1937年2月1日)。

② 《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远东的首席记者。斯诺因为报道了中国红区，顿时成为“抢先发表独家新闻的新闻记者”^①。

《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英文单行本，是在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兹公司出版的。当月之内就印刷三次，依然供不应求，至年底即印刷至第五版。11月，美国兰登公司亦竞相出版斯诺此书，预定翌年1月15日发行，但鉴于伦敦版各地争购供不应求等情况，兰登公司则想方设法把出版日期提前至1月3日。第一次印刷一万五千本，三周之内即售掉一万二千本，平均日售六百本，成为有关远东时局最畅销的书籍。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在美国的曾任驻华外交官职务的谢伟思等人以所谓“丢失中国”的罪名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斯诺没有象谢伟思那样当过外交官，也不像拉铁摩尔那样活跃于“太平洋关系学会”。但那时，受调查和被解雇的人都是斯诺的朋友。“在当时带谴责和诬蔑性质的新闻中，埃德加的名字变成一个共同的线索……《西行漫记》的成功现在成了损害他自己的东西”^②。《西行漫记》当时在美国印行数十万册，拥有数百万读者，“而现在这本书却只能油印出来，供相对很少几个仍在积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参考”^③。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战后《西行漫记》新版是1969年格罗弗出版社(Grove Press)本和1971年费正清写有序言的增订本，特别是中美建交后始得以广泛发行。在这一修订、增订本中，斯诺为新版本增写注释和书目提要。以第四篇第六

①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6页。

②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3页。

③ 同上。

章的注释来说，就颇为详尽，计八千字，补充了一些涉及李立三错误时期的史实，另外第510—511页还附有《与毛泽东谈话的补遗》，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西行漫记》的传播和出版也历经波折，但并不因此丝毫降低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为瞩目。《西行漫记》一出版，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了评论。在论及它的价值时认为它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最真实的记录”^①；“现代中国历史研究者的一份主要材料”^②；“报告文学的杰作”；一部“有吸引力的”、“令人惊异的”、“辉煌的”、“第一流的”著作^③；在论及它的意义时认为“此书标志着西方理解中国的新纪元”^④；“多年来新闻工作者的最大的突破”^⑤；“一个外国记者谈一个别的国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一部著作”；“真正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一部著作，它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以后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就连当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远东问题权威吉尔伯特(R. Gilbert)在《纽约论坛报》上著文，也采纳了斯诺的许多结论，称赞斯诺为“西方论述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⑥。

① 诺曼：《论中国的几本书》，《美亚》1938年2月。

② 皮克：《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评论》，《美国历史评论》，1938年6月。

③ 詹韦：《东方红》，《民族》1938年8月号；卡曾斯：《书籍中的世界今日》，《当代历史》1938年2月号；爱特丽：《中国共产主义者》，《新政治家 and 民族》1937年11月6日；马洛赖：《红星照耀中国》，《大西洋月刊》1938年5月号。

④ 卡特：《评〈红星照耀中国〉》，《太平洋事务》1938年3月号。

⑤ 拉铁摩尔：《中国共产主义者》，《耶鲁评论》1938年夏季号。

⑥ 吉尔伯特：《中国这个国度迄未为我们所知：第一个关于中国红军情况的真实报告》，约纽《先驱论坛报》1938年1月2日。

世界人民通过读《西行漫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使当时“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①，感到“书中每一页都富有意义”^②；通过读这本书，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从中受到鼓舞，不顾山隔水阻，长途跋涉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正是通过读这本书，苏联反法西斯的游击队员、共青团员“从中学到许多知识”，懂得如何打仗^③；正是通过读这本书，缅甸德钦族的抗日游击队组织，把中国红军活动的事迹，用来作为组织农村居民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也还是通过读这本书，美国和世界人民都在思考“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的反军国主义的力量”^④；斯诺的书推动了美国以至世界舆论重视共产党的力量，接受它为盟友，一起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由此可见《西行漫记》不仅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激励亚洲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增强欧美人民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信心和力量也有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西行漫记》的评价并不是没有异议的。这异议恰恰最先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内部。美国共产党曾以斯诺书中谈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上有错误，因而认为敌视共产国际和敌视苏联共产党，并据此“理由”，禁止美共所

① 谢伟思：《关于埃德加·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8页。

② 赛珍珠：《亚洲书览》，《亚洲》杂志1938年3月号。

③ 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英文本纽约1944年版，第288页。

④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属书店出售此书，甚至禁止共产党员阅读此书^①。德共党员汉斯·希伯(Hans Shippe)也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用“亚细亚人”的笔名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公开批评斯诺，说他错误地传达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时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政策^②。斯诺对此作了解答，说是希伯误解了他的意思。毛泽东肯定斯诺到陕北了解情况是个创举，并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③毛泽东对斯诺延安之行和《西行漫记》的充分肯定，有利于《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西行漫记》在战时及战后陆续由英文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朝鲜、希伯来、塞尔维亚等近二十种文字。

在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西行漫记》的广泛传播，世界人民对该书价值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试看一些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是怎样评论的。1968年费正清为《西行漫记》所写的新版序言中再次肯定《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毛泽东及其同事的生平，认为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尤其至今日中国国内尚无完整的毛泽东传记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更如此。”^④1970年拉铁摩尔为《中国震撼世界》所写的前

① 参见《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68年版第345页；又见费雷特·爱特丽：《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1938年第6期。

③ 《红色中华散记》，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部分第3节。

④ 费正清：《西行漫记》序言，该书1968年英文版。

言中写道：“《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① 1971年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西行漫记》是“一本出版时间适当、内容适当、题目也适当的书。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由于听腻了南京政府剿匪的陈词滥调，反而乐于接受斯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描述。”“斯诺这本书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材料来源的可靠性”^②。斯诺刚逝世，《国会参议院纪录》就发布了参议员富布赖特先生向尼克松总统的报告。报告中说：“斯诺死于总统访华之前夕，是一悲剧的历史巧合。”“1944年斯诺与谢伟思、戴维斯、包瑞德以及在美使馆工作的其他成员为我国政府作出过对中国形势真实可靠的分析。我们的政府拒绝他们的忠告。我们的人民为政府的错误判断付出并还在继续付出代价。”“我毫无异议地赞成将《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斯诺讣闻在《国会参议院纪录》上发表。”这篇讣闻由卡诺(Stanley Karnow)所写，以《斯诺曾目睹红星的升起》为题，介绍了斯诺的生平，并对《西行漫记》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著作”^③。当时除美国官方报刊外，世界各国的重要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和消息。有的称赞《西行漫记》为“几乎我们所

①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前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② 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英文版第66页。

③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Proceeding and Debate of the 92nd Session, Vol. 198, Feb. 16, 1972.

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全面的证据”^①，还有的说“斯诺与毛泽东的交谈，搜集了他写《西行漫记》的材料，这本书从此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经典著作。”^②这些官方评价充分说明《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与三十六年前该书初版时比较，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提高了。

二、为国统区人民传达了红区 和党的政策的信息

在三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实际上经常处于被隔绝状态，国统区人民很难详尽了解苏区的真实情况；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即使偶有革命报刊登载苏区实况，也难以顺利地到达国统区人民手中。因此要突破种种阻挠，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当时条件下，《西行漫记》及其有关内容怎样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见面呢？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将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传送给广大群众呢？

《西行漫记》的部分内容最初是在国内英文报刊上公开披露的。当时中国国内有广泛影响的英文杂志，是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由于斯诺曾在该刊编辑部供职(一年半)的历史关系，加之又与主

^① 克瑞斯特朗·苏尔萨：《斯诺之死》，载《洛桑》杂志1972年2月16日。

^② 法新社1972年2月15日电讯。

编鲍威尔素有交往，斯诺得以将自己所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于1936年11月14、21日分两期在该刊发表；在前一期同时还刊载了他所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大幅照片。自然，版权是售给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只是转载性质。《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此文后，在国统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立即引起了轰动，而在南京则引起惊慌失措”^①。这篇文章采用斯诺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形式准确地介绍了毛泽东对许多普遍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这些内容后来成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②。为了便于发表自己的文章和报道，1937年1月斯诺结合几位思想进步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梁士纯、夏仁德、姚莘农、张东荪、贝特兰(新西兰人)、普鲁伊特(美国人)等创办了英文刊物《民主》(Democracy)。在该刊4月15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5月15日出版的第2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文；7月8日出版的第5期上发表了访问徐特立的记录《人生五十始》一文，并附徐老的照片。《民主》杂志所刊文章特别是斯诺的报道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有的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因此，《民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它的最后一期还未发行，即遭日本侵略者没收。除上述两种刊物外，上海的《大美晚报》(Shanghai

① 《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1958年纽约版第183页。顺便提及斯诺的报道文章(英文)是在此后三个月才在美国《亚洲》杂志发表的。

②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中有此文章的全部译文。